

文/片 本报记者 沈振

“候鸟”一词本来指那些在夏末秋初时由繁殖地南迁到越冬地,在春天时由越冬地北返回到繁殖地的鸟类,而近年来,“候鸟”又被赋予了一层新的意思,那些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在外地打工,每年暑期由家人送到父母身边过暑假,开学时再返乡上学的孩子,也被形象地比作“候鸟”。很多小“候鸟”一年当中也许只有暑期才能和父母呆在一起这么长时间,或许等待放假是他们最盼望的事情,搭上开往团聚的列车是他们最享受的一次旅行。

K1281次列车由济南站始发,终到深圳东,平时上座率并不高,但每到暑期开始和结束的时候,因为列车经过菏泽,商丘、亳州、阜阳这几个民工较为集中的地区,几乎趟趟都超员,成为留守儿童专列。在最多的时候,一列车上有近400个儿童,因此K1281次列车也被车上的工作人员称为流动的“幼儿园”。

7月16日,记者跟随列车工作人员踏上这列孩子们心中驶向父母的K1281次列车,感受“候鸟”南飞时车上那种期望。

### 一位妇女用绳拴着7个孩子,跟葫芦娃似的

餐车服务员曹晓琳平时出车除了帮着厨师准备乘客盒饭外,就是给为数不多的来餐车吃饭的乘客准备套餐。虽然很忙,但一般都不至于让她晕头转向。而7月4号那次出车,餐车的情况可把曹晓琳给震住了,“4号那趟车上的人,比现在多多了,餐车里基本都是孩子,跟幼儿园下课了一样,到处是孩子的哭闹声。”

曹晓琳告诉记者,4号那次出车从济南站出来虽然没有像现在这么挤,但当列车进入菏泽站时,蜂拥而入的孩子一下子把K1281给挤满了。“到处都是孩子,你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,有哭的,有笑的,还有大声叫的,反正当时我的脑袋都快被吵蒙了。”夜里,一位40来岁的男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男子当时一人带了三个孩子,“一个大男人带了三个孩子急得满头大汗,根本顾不上,孩子还又哭又闹的。”曹晓琳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指出当时男子所在的位置。最后,曹晓琳和餐车的同事一起帮着哄孩子,才让他缓过劲来。

说起4号那次出车,副车长薛明说起一件可能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场景:当时列车从亳州站开出不久,薛明正在车厢里巡视,13号车厢一位中年妇女用细麻绳绑着7个孩子的手腕,这车厢的眼光都集中在这位中年妇女身上。“可能发现所有人都在看她,她自己当时也非常紧张。”经过询问,薛明得知,7个孩子中有2个是她自己的,其他孩子的父母也都在深圳打工,她趁暑假回来带自己的孩子,结果家里在深圳打工的亲戚都让她帮着带过去。“一位妇女带7个孩子,还用绳拴着手腕,跟葫芦娃似的,这场景我估计一辈子都忘不了。”

### 暑运高峰期,列车就是流动的“幼儿园”

下午3点半,列车到达菏泽站后,车上放假的大学生都已下得差不多了。站台上的学生还在慢慢悠悠地出站时,从地下通道涌上来的乘客,迅速将还没来得及空旷的站台再次挤满。记者注意到,大部分成年人手里都至少领着一个孩子,他们在车门前挤成一团,急切地想上车,车门旁的乘务员一遍又一遍地喊:“请排好队,别挤着孩子。”

在车开到山东的最后一站曹县站,这样的场景再一次重演,甚至更厉害。车长高磊告诉记者,这次上的孩子比上次少多了,4号那天他们统计了一下,车上最多时有400多个孩子。“一到暑运高峰期,整个K1281就是一个流动的幼儿园。”高磊形象地



一到暑假,小“候鸟”们就乘火车奔赴南方和父母团聚。



车上突然有孩子被热水烫伤,列车员闻讯赶来送药。

# 流动的“幼儿园”



列车员帮助旅客将孩子送上火车。

记者手记

## 孩子的安全一刻都不能大意

比喻道。

当车驶离曹县站后,记者在9号卧铺车上认识了第一次送外孙到深圳和父母团聚的陆先生。陆先生今年62岁,是第一次坐车去深圳。“我要不是送他去,我也懒得跑那么远。”说着陆先生转身看了一眼一直趴在车窗上往外看的小外孙。谈话中,陆先生告诉记者,自己四个孩子都在深

圳上班,这个外孙是大女儿的,孩子在家里跟着爷爷奶奶上学,一年见爸妈不超过3次,“暑假是能呆在一起最长的时间了。”

谈话中,陆先生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,都是女儿打来的。女儿关心他有没有上车,有没有安顿好。而在一旁的外孙则一直安静地看着车窗外,时不时回过头来问,“咱们还有多长

时间能到深圳”,然后又安静地看着窗外,不多说一句话。“孩子一直以来都不爱说话,没事时都非常安静。”

像陆先生这样经济状况好点的,一般都会选择坐卧铺去深圳,然而大部分送孩子去深圳的人还是选择坐硬座。在11号车厢的邵女士带着儿子和嫂子的一个小孙子、一个小孙女,去深

圳和家人团聚。邵女士的儿子叫国权,今年11岁,上4年级;嫂子孙子和孙女都是第一次去深圳。邵女士的丈夫在深圳打工已经15年了,每年都很少回家。以前孩子小的时候夫妻俩带他住在深圳,但长大后他就又送回曹县老家了。“这几年都没带他去深圳,今年暑假就想着带他去看看,见见世面。”在和邵女士的谈话过程中,国权让妈妈给他买了一副扑克牌,和自己的小侄女玩了起来。而一旁的小侄子则不愿意和他们一起打牌,时不时还像个大人一样,教育着自己的妹妹。相比国权一直把笑容挂在脸上,他的小侄子则一直把脸贴在玻璃上,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看着车外。

李馨说,最近车上的孩子特别多,时不时就会出现各种小意外,“我这医药箱备着的药比以前多了很多,就怕孩子不老实地出点什么事。”王素琴一直在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。

李馨说,最近车上的孩子特别多,时不时就会出现各种小意外,“我这医药箱备着的药比以前多了很多,就怕孩子不老实地出点什么事。”王素琴一直在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。李馨说,最近车上的孩子特别多,时不时就会出现各种小意外,“我这医药箱备着的药比以前多了很多,就怕孩子不老实地出点什么事。”王素琴一直在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。李馨说,最近车上的孩子特别多,时不时就会出现各种小意外,“我这医药箱备着的药比以前多了很多,就怕孩子不老实地出点什么事。”王素琴一直在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。

圳和家人团聚。邵女士的儿子叫国权,今年11岁,上4年级;嫂子孙子和孙女都是第一次去深圳。

邵女士的丈夫在深圳打工已经15年了,每年都很少回家。以前孩子小的时候夫妻俩带他住在深圳,但长大后他就又送回曹县老家了。“这几年都没带他去深圳,今年暑假就想着带他去看看,见见世面。”在和邵女士的谈话过程中,国权让妈妈给他买了一副扑克牌,和自己的小侄女玩了起来。而一旁的小侄子则不愿意和他们一起打牌,时不时还像个大人一样,教育着自己的妹妹。相比国权一直把笑容挂在脸上,他的小侄子则一直把脸贴在玻璃上,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看着车外。

### 孩子意外被烫伤,列车员乘客贴心帮助

列车离开阜阳站后不久,一位满脸汗珠的母亲匆忙来到餐车说,自己的孩子在15车不小心被开水烫伤了,需要帮助,列车员随即带她去列车广播室拿药。广播员李馨在列车上除了负责一般的广播外,还负责在车上处理类似烫伤这种突发伤害事件。

李馨在听到有孩子被烫伤后,立刻背着医药箱和孩子的母亲赶到15车。在赶往15车的路上,一位退休多年的医务工作者听到这事,也急忙赶了过来。在看到孩子的腿被烫得红了一片后,好心乘客立刻拿出风油精让孩子的妈妈给孩子轻轻地涂抹上,又告诫孩子的母亲一些注意事项,让她千万注意孩子的安全。觉得自己做的事不值一提,这位好心的乘客一直不愿透露自己的名字,“我就是个普通人,这点事不值一提,谁出门在外没有一点麻烦事呢,能帮就伸手呗。”

孩子的母亲叫王素琴,和丈夫两个人在深圳工作3年多了,孩子一直在家里跟着老人,今年暑假特意把孩子接到深圳过一段时间。“都怪我不好,没看好孩子。”王素琴一直在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。

李馨说,最近车上的孩子特别多,时不时就会出现各种小意外,“我这医药箱备着的药比以前多了很多,就怕孩子不老实地出点什么事。”王素琴一直在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。李馨说,最近车上的孩子特别多,时不时就会出现各种小意外,“我这医药箱备着的药比以前多了很多,就怕孩子不老实地出点什么事。”王素琴一直在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。

李馨说,最近车上的孩子特别多,时不时就会出现各种小意外,“我这医药箱备着的药比以前多了很多,就怕孩子不老实地出点什么事。”王素琴一直在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。李馨说,最近车上的孩子特别多,时不时就会出现各种小意外,“我这医药箱备着的药比以前多了很多,就怕孩子不老实地出点什么事。”王素琴一直在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。

李馨说,最近车上的孩子特别多,时不时就会出现各种小意外,“我这医药箱备着的药比以前多了很多,就怕孩子不老实地出点什么事。”王素琴一直在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。李馨说,最近车上的孩子特别多,时不时就会出现各种小意外,“我这医药箱备着的药比以前多了很多,就怕孩子不老实地出点什么事。”王素琴一直在责怪自己的粗心大意。